

中国名画家全集

世宗

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



中国名画家全集

林风眠

著·郎绍君

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林风眠/林风眠绘;郎绍君著. — 石家庄:河北教育出版社, 2002.12

(中国名画家全集/郎绍君、张志欣主编)

ISBN 7-5434-4605-7

I. 林... II. ①林... ②郎... III. 中国画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J222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16302 号

中国名画家全集

林风眠

著/郎绍君

出版发行/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

责任编辑/张天漫 张子康 刘峰

封面设计/张志伟 郝旭

版式设计/郑子杰

制 作/贾英

制 版/时尚兴裕印刷制版有限公司

出 品/北京颂雅风文化艺术中心

印 刷/利丰雅高印刷(深圳)有限公司

开 本/880 × 1230 1/32 8 印张

出版日期/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
统一书号/ISBN 7-5434-4605-7/J·295

定 价/58 元

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www.ertongbook.com

前 言

河北教育出版社社长 王亚民

画者，本于天地之灵气，结于人心之妙想。画家立于天地之间，万象在旁，神思融趣，忽然划然，振笔直遂，以追其所见所闻所感；绝叫一声，纵横万状，以成精品。吾国绘画渊源有自，自晋顾恺之，千数百年来，流派林立，代不乏贤；洎乎南北，哲匠间出，风格迥异，自成风范；浩浩长江，巍巍昆仑，不足以道其高远。后人欲知其详窥其妙，亦难矣。

予生不能为画，而纵观古今名家之作，与其一时不得不然之变，始知法后能知无法。前辈有言，此道中尽可寄兴，其然欤？展读历代名迹，更觉其法如镜花水月，宛然有之，不可把握；而其无法，如长天清水，茫宕无际。

吾社襄集今古，选历代名家之尤者，道其生平事迹、画论理念、技法特色、前传后承，使览者窥一斑而见全豹，知一画师而晓一代之画，读数十名画家之集，而知吾国数千年绘画文明之概况。

盖因年代久远，战乱频仍，名画流失损坏者不可胜记。因有名家而画不存者，有画虽存而寥寥几稀者，有画家虽名，而其生平行藏不见于记载者，是故图文存世不多，介绍不可周全，乃使数人一集，聊胜于无也。

昔欧阳询编《艺文类聚》有云：“欲使家富隋珠，人怀锦玉，以为前辈缀集，各抒其意。”此集之意也。

目 录

一、生平概述		1
童年(1900~1908)	2	
从立本学堂到梅州中学(1908~1918)		7
负笈欧洲(1919~1925)	10	
从北京艺专到杭州艺专(1926~1937)		15
流离的战争年代(1937~1949)		23
从杭州到上海(1949~1977)	26	
香江晚岁(1977~1991)	34	
二、绘画艺术		39
启蒙(约1908~1918)	40	
东西方的选择(1919~1925)		41

两个阶段的两种风格(1926~1938)	49
调和的探索(1938~1949)	61
林风眠格体(1951~1977)	94
林风眠格体的变异(1977~1991)	162
三、论艺摘选	205
四、各家评论摘录	215
五、年表简编	229
附：常用印	246
主要传世作品目录	247

生平概述



20世纪中国出现了许多融合中西的艺术家,其中有一位和世纪同龄、寂寞耕耘70年的大画家林风眠。

童年(1900~1908)

1900年11月22日,林风眠出生于广东省梅县西阳堡白宫镇阁公岭村。林家是从福建迁来的客家人,家族中有下南洋谋生的传统。但他的祖父林维仁却一辈子守在山村做石匠。祖母是个哑女,这对后代也有些影响——他的父亲“讲话也不大流利”^①。父亲名林伯恩,字雨农,继承了家传的石匠手艺,同时又能书画。林风眠的母亲是个苦命的女子,十分的勤劳,但父亲不喜欢她,继祖母待她也不好。“一直是从早做到晚,让人欺侮。”^②林风眠晚年回忆说,母亲是“离白宫市(即白宫镇)比较远的山里人,姓阙里,名亚带,中等身材。我的祖父、父亲都单眼皮,像北方正统的汉族,母亲大概是山居的汉族和本地的苗、瑶混合的后代,我记得的留下来的印象是我5岁时,在小河边住屋空地里,一个秋天的午后,母亲和她的堂嫂等洗头

①② 冯叶:《梦里钟声思父》,见《林风眠与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国际研讨会论文集》第674页。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,1999年10月。



梅县林氏祖宅

的情形。……我在母亲怀里发小孩脾气，拿母亲的头发，纠缠得她没有办法继续洗头发。记得她们一面在制酒，一面在烧热水。在一个大酒瓮里装好酒，放在灰堆里加热，周围烧着干小树枝，同时烧水洗头发。”^①在林风眠大约6岁的时候，母亲不甘忍受命运的安排，“跟了一位临时到村里来染布的青工逃走了”，但不久，她“就让林姓族人给抓了回来，打她，游街不算，还往她头上淋了一小桶火水(汽油)，说是要烧死她。”当时，他们把幼小的林风眠关在一间屋里，不让他见到这些事。对此，晚年的林风眠回忆道：

我当时什么也不知，也没看见这些惨剧，在家突然有种感觉，突然愤怒疯狂起来，找到一把刀，冲出屋门大叫，我要去杀死他们，将来我要把全族的人都杀了。远远地看到了妈妈的垂头的形象。很多人把我抱牢了，夺了我的刀，不要我接近妈妈，大哭大叫了

^① 冯叶：《梦里钟声思父》，见《林风眠与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国际研讨会论文集》第674页。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，1999年10月。

一顿，他们把我抱回家里。^①

最后族里人商量着把阙里亚带卖掉了。^②临别前，林风眠偷跑出去看她，她抱着儿子大哭一场，“从此就天各一方了”。直到20年代末，林风眠留学归国、作了杭州艺专校长，“曾派人回家乡，找寻母亲的下落，但村里人告诉他，说是他的母亲几经转卖，最后是在尼姑庵当佣人，已经死了”^③。

林风眠和他的母亲阙里亚带这段经历，作家无名氏在90年代初一篇纪念林风眠的文章中也有大致相似的记述。^④40年代中期，无名氏在重庆访问过林风眠，林也向他讲述过自己的家庭与经历。母亲的悲惨命运和失去母亲时那撕心裂肝的痛苦，对林风眠影响是终生的。

他离家后怀念故乡但从不去，在他的居室里，总是养着一盆能开血红小花的荆棘——那是家乡菜园边上常见的植物，他养着它，是因为那血红的小花让他想起童年和母亲，“想起痛苦”^⑤。不仅如此，林风眠相对内向的性格，

① 冯叶：《梦里钟声思义父》，见《林风眠与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国际研讨会论文集》第675页。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，1999年10月。

② 林风眠幼年时代和整个世纪上半叶，闽南、粤东等地区还保持着很强的宗族权力机制——祭祀、道德仲裁、民间教育和排解一般人事矛盾，大都由宗族长者们执掌。“族人”对林风眠母亲的惩处就是典型一例，其封建性、残酷性的一面，也是历史的产物。

③ 冯叶：《梦里钟声思义父》，见《林风眠与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国际研讨会论文集》第675页。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，1999年10月。

④ 1993年11月30日至12月2日，无名氏在台湾《联合报》发表《仓库大师——忆林风眠》的文章。文章对这件事的叙述是：“幼时母有外遇，为族人发现，公议举火烧死她。农场上一片熊熊烈焰，木柴‘霍霍’急响，正当众人要把她推入火中时，林这个幼童忽然急冲过来，大喊：‘你们要烧死她，先烧死我！’言毕，他要往火中跳。族人为他孝行所感，这才饶了那个不幸的女人。”无名氏是个作家，未免把记述文学化，而重述48年前(1945年)访问林风眠的记忆，更难以很准确。义女冯叶是林风眠晚年身边唯一的陪伴者，她的记述是根据林氏晚年回忆写出的，所述更合情理，无疑更可靠。无名氏记述的价值在于，证明林风眠确实对他讲过母亲的这段悲惨故事，证明故事以及它在林风眠心中无法挥去的真实性。

⑤ 冯叶：《梦里钟声思义父》，见《林风眠与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国际研讨会论文集》第674页。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，1999年10月。

他一生不能摆脱的孤独感，他对苦难的特殊敏感等等，都与这内在的创伤经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林风眠小名阿勤，名绍琼、绍群，学名风鸣、剑生，赴法后改为蜂鸣，再改为风眠。他小时体弱多病，失去母亲后，父亲续娶，继母待他又不好，^①惟一疼爱他的人，是终日打石头的祖父。守在祖父身边，“帮着他磨凿子，运榔头，看他在石碑上画图案、刻花样”。成了林风眠童年生活的主要内容。在他的记忆中，祖父总是“盘着辫子、束着腰带、卷着裤管、光着脚板，成年累月地在一方方石块上画呀，刻呀……”^②祖父希望孙儿能继承他的石匠手艺，叫他少穿鞋子，光着脚板走路干活，并且告诫他说“脚下磨出功夫来，将来什么路都可以走”。五十多年后，林风眠在《回忆与怀念》一文中，这样谈到他的祖父：

现在的我，已经活到我祖父当年的岁数了。我不敢说，我能像祖父一样勤劳俭朴，可是我的这两手和手中的一支笔，恰也像祖父的手和他手中的凿子一样，成天是闲不住的；不过祖父是在沉重的、粗硬的石头上消磨了一生，而我却是在轻薄的、光滑的画纸上消磨了一生。除了作画，日常生活上的一些事务，我也都会做，也都乐意做。这些习惯的养成，我不能不感谢祖父对我的训诫。^③

① 李金发：《林风眠与我》一文记述说：“他母亲早死，来了一个继母与他们兄弟合不来，于是和他的父亲亦渐渐疏远了。”见《祖国周刊》第15卷第11期，1956年9月10日出版，香港友联书报发行公司。

② 林风眠：《回忆与怀念》，《新民晚报》1963年2月17日。

③ 冯叶：《梦里钟声思父》，见《林风眠与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国际研讨会论文集》第674页，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，1999年10月。

童年的生活，在林风眠的记忆里也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东西。那就是家乡亲切而美丽的风光景物。这风光景物培育了他热爱大自然的心灵。1962年，《文汇报》编者请他谈创作体会，他写道：

我从小生长在一个山村里，对山上的树，山间的小溪，小河水一块一块的石头，既熟悉又热爱。童年的时候，我有时总在小河里捉小鱼，或树木中捉鸟，养一些小鱼和八哥，那是最快乐的事情了。因为这个缘故，也许我就习惯于接近自然，树木、崖石、河水、它们纵然不会说话，但我总离不开它们，可以说对它们很有感情。我的故乡的风景，现在想起来，并不是特别美丽，只要是多山有小河的地方，祖国到处都有，我离开家乡多年了，四十年没有回去过，但童年的回忆，仍如在眼前，象一幅一幅的画，不时的在脑海里显现出来，十分清楚，虽隔多年，竟如昨日！

直到80年以后，林风眠在香港的海滨寓所里，仍然记得“家乡片片的浮云，清清的小溪，远远的松林和屋旁的翠竹”。

这样，我们就看到了林风眠童年生活的三个重要方面：失去母亲的痛苦，祖父的慈爱、勤劳与人生教导，以及家乡自然风光的陶冶。

从立本学堂到梅州中学(1908~1918)

8岁以后，林风眠进入了本村的立本学堂读书。在此之前，他也曾入过塾馆。学堂是晚清政府改良教育的产物，在中学的基础上又加入西学。但上面改良未必都实行到下面，在立本学堂，大抵还是实行传统教育，从读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字文》开始。辛亥革命后，教育进一步改革，西学的内容增多。林风眠喜欢画画，在父亲的指导下临摹《芥子园画谱》，在学校里，还是全面发展的学生。15岁毕业那年，他考入梅县最好的中学——梅州中学。

梅县地处粤东山区，是客家人的聚集地，当地有“逢山必见客，见客必见山”之说。梅县不仅多山，峰峦竞秀，丘陵起伏；也多水，有梅江、韩江、汀江等数十条大小河流流经其境。生存环境的困难和种种历史原因，梅县人有



梅州中学

闯南洋，到世界各地谋生的传统，并逐渐形成了向外开拓的地区性格。许多人闯南洋赚了钱，便回乡盖宅院，办教育。“全县三十六堡，常常一个堡里有几个乡村，望衡对宇，都是雪白的大厦，远望之下，甚是雄壮。”^①——这描述的当然是奋斗的成功者，而非像林家这类贫穷的石匠家庭。世纪初，梅县的学校已经很多，且有相当的质量，二三十年代，“一个仅有三十万人口的梅县，就有一所嘉应大学、五所中学和七百余所小学。教育的发达，使全县读书上进蔚为风气，梅县遂成为文化之乡，获得‘人文秀区’‘文物由来第一流’的美誉。”^②因此，作为粤东山区的梅县，与外界的联系很多，并不很封闭和落后。晚清以来，这里涌现不少诗人、革命家、实业家和艺术家，如黄遵宪、丘逢甲、温生才、叶剑英、林风眠、李金发、李超士、陈缘督、林文铮、涂克等。

梅州中学创立于20世纪初，是由原东山初级师范学堂、梅县公立中学堂和务本中学堂合并而成，有较强的师资，较为完备的校舍和教学设备。林风眠在这里读书的几年，国内政治斗争和新文化运动波谲变幻，风起云涌。学校和学生开展了课外艺术活动，每年的孔子誕生日，都要组织美术展览，林风眠的作品最好，是展览的“台柱”，连校外的学生如县立高等小学的李金发，都知道他的画名。^③梅州中学的美术教员梁伯聪，擅长传统绘画与书法，也能写诗，有《梅县风土二百咏》存世。在退休后所写《录旧赠仁荪澄甫》一诗中，他这样叙述自



梁伯聪像

① 李金发：《浮生总记》，转引自陈厚诚《死神唇边的笑——李金发传》第7页。上海文艺出版社，1996年。

② 陈厚诚：《死神唇边的笑——李金发传》第8页。上海文艺出版社，1996年。

③ 李金发：《林风眠和我》，见《林风眠与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国际研讨会论文集》第674页。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，1999年10月。

己的生活和心情：

同是生涯粉笔人，奋飞无力困头巾。
卅年坐烂迂儒席，一束庸酬退老薪。
知己眼中殊落落，往时心事话陈陈。
闲来毕竟寻何乐，风雨高歌动鬼神。^①

教书一生，守素安贫，心怀激烈，慷慨悲歌。诗作直抒胸臆，看得出是一个富于修养和感情的艺术家。梁氏“喜画山水、花卉，尤工翎毛，笔法工整严谨，清新不俗。”“梁师自制画稿课徒，其中多画鹤图……林风眠的绘画才能颇得老师赏识，在梁先生的课堂上，他的作业常得120分。”^②1943年，林风眠画了一幅《三清图》（竹、梅、水仙）寄送他的老师，款曰：“伯聪吾师指正，生林风眠，三十二年，渝。”^③事隔25年，还和他的老师保持联系，可见师生情谊之笃。梅县与南洋各地的华侨有着天然的联系——包括林氏家族，也有很多在海外谋生的人。他们寄回家的物品中，常有商业或文化性质的西洋画片；而在当时靠近沿海的城市里，对西方文化的好奇、向往与追求已成为时兴。渐渐地，他对西洋写实绘画产生了兴趣。

林风眠也很喜欢文学，他和同学林文铮等还组织了一个“探骊诗社”。梅州中学由旧式学堂转化而来，重视传统诗文的学习；它又接受了新制，吸收了更多科学的内容与方法。课堂上严格的背诵读写与社团里的自由阅读创作，对林风眠的文学素养和思想的开放，无疑起到了很好

①② 《林风眠之路》第17页，林风眠百岁诞辰纪念画册文集编辑委员会，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，1989年10月，杭州。

③ 《名家翰墨》总24期（林风眠特集），插图第12页，1991年，香港。